

中华通俗文学丛书

尘

侠

士

情

上册

风

著

牛不也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侠士情/牛不也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

(中华通俗文学丛书)

ISBN 7-02-002534-X

I. 风… II. 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340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赵水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66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875 插页 4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43.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栖霞父子	1
第 二 章	旧情未了	31
第 三 章	奇情苦志	62
第 四 章	江湖新知	90
第 五 章	幽谷青凤	134
第 六 章	古寺白虎	162
第 七 章	飞絮落花	193
第 八 章	老干新枝	222
第 九 章	英雄大宴	255
第 十 章	恩情难酬	295
第十一章	双姝遇险	333
第十二章	痴汉怨妇	360
第十三章	山中魔影	394
第十四章	黑白双剑	425
第十五章	云雾遮天	452
第十六章	白毛老怪	484
第十七章	千里孤坟	523
第十八章	荒野鏖兵	549
第十九章	玄冰毒掌	575
第二十章	风尘困顿	607

第二十一章	心驰神往	628
第二十二章	铁剑画龙	650
第二十三章	凤鸣九天	694
第二十四章	排难解纷	729
第二十五章	旧仇新恨	761
第二十六章	情迷意乱	786
第二十七章	离合无常	814
第二十八章	危机重重	840
第二十九章	大战栖霞	864
第三十章	情仇恩怨	895

第一章 栖霞父子

山坡上绿草茵茵，七八条汉子一字排开，人人手执兵器。居中那矮墩墩的黑汉，浓髯如铁，根根直竖，将手中两根镔铁短戟一扬，亢声叫道：“冷铁英，你放马过来与老子斗上三百招！老子不打得你跪地求饶就不姓傅！”

与这伙豪客相距十丈，也有五人。为首那人身穿蓝袍，腰系丝绦，高颧浓眉，凤眼鹰鼻，年约四十几岁。他微微一笑，温言道：“尊驾可是五马山飞鹰寨傅志锋傅寨主？栖霞庄不曾得罪过飞鹰寨，冷某也不记得与傅寨主有什么过节。傅寨主为何要跟在下过不去？”

黑汉将手中双戟互击一记，瞪目叫道：“冷铁英，你号称江南大侠，却不仁不义！老子路见不平便要踩。别人怕你捧你，老子可不尿你的！你要是不敢斗，乖乖儿给老子磕八个响头，老子便放过你！”

冷铁英眉头微皱。他身后那个十八岁的儿子冷虹生却忍耐不住，举剑骂道：“姓傅的狗贼！我栖霞山庄的地面可不容你撒野！你再口出恶言，小爷割下你的狗头！”

冷铁英抬臂一拦，说道：“傅寨主，你我素无仇怨，冷某究竟如何得罪了你？江湖上都知道，冷某从不在家门口欺负外客，我不会跟你动手的！”说罢，怀抱双臂，斜眼相睨，显然胸有成竹，并不将对方放在眼里。

傅志锋率众大步上前，叫道：“冷铁英，老子千里迢迢赶了

来，非跟你见过高下不可。你夺人妻室，迫害朋友，作恶多端、胡作非为！傅某人是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为苦人儿出气来的！”

冷铁英身后一个三十来岁的高汉嗤的笑了，道：“傅寨主，你飞鹰寨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那才叫作恶多端、胡作非为呢！我师父仁侠为怀，江湖上谁不钦仰，你……”

冷铁英止住大弟子周天骐，沉声道：“傅寨主，你说我夺人妻室、迫害朋友，有何凭据？”

傅志锋不耐多费口舌，叫道：“吃我一戟！”右手一起，铁戟挟风掬去。冷铁英哼了一声，肩头略沉，右手一立，已用两根手指挟住戟头。傅志锋左手戟横扫。“当！”却是冷虹生运剑架住。他恨傅志锋口出狂言，这一剑着实用了几分真力。

傅志锋手臂剧震，气得哇哇大叫：“好哇！姓冷的，你们两个打一个么？”

冷铁英于一招间即看出傅志锋武功平平，便退开一步笑道：“傅寨主，这是小儿虹生，你指点他几招，也好叫他晓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傅志锋虽是个浑人，毕竟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一听对方只派儿子出战，怎肯自掉身份？他收戟退了两步，怒道：“冷铁英，你别狂！你有儿子，老子有徒儿！李达，你上，把这小畜生给我摆平了！”

李达是个黄脸瘦汉，两条倒挂八字眉，左颊上有条紫疤，穿一件土黄旧布袍，应了声“是！”提刀慢吞吞走上来，瞅着冷虹生道：“冷公子，我功夫没练到家，你手下留情。咱们点到为止如何？”

冷铁英见李达年约三十七八，一脸病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样子，但两只眸子湛然有光，脚下浮尘不起，右肩低、左肩高，抱刀往那里一站，颇具名家风范，哪会是什么傅志锋的徒弟，分明

是五行刀的好手，忙道：“虹生，这位李兄武功精强，你不是对手，让你大师兄跟他过几招吧！”心里纳闷：这干人究竟受了何人指使？

栖霞庄冷家以画龙剑法名噪江湖，冷虹生家学渊源，自幼跟着父亲、师兄习武，年纪虽轻，却也练了一身功夫。他与傅志锋交了一招，已知对方并不比自己高明，料想对方的徒弟必不如其师，正自兴致勃勃，怎肯退缩示弱。他横臂拦住周天骐，粗声道：“大师哥，待我伤在这位李兄的刀下，你再上不迟！”一张脸已涨得血红，胸脯一鼓一鼓的。

冷铁英心下恼怒，当着众人之面，自不便发作，一张脸已沉了下来，道：“好，让他吃点苦头！天骐，别管他！”

李达嘿的笑了一声：“冷公子，你进招吧！”冷虹生心头憋着一股气，更不多话，便刷的一剑乌龙出洞直刺过去。李达旁移半步，挥刀斜劈，招式未老，已然倒翻上来。他一出手就是七十七路五行刀，招中藏套，套中含式，变化多端。一柄薄刃快刀使得泼风般快，叫人眼花缭乱。他足踏八卦，自乾转坤，由坎奔离，轻飘飘的，犹似足不点地，一个圈子转下来，雪亮的一片刀光已将冷虹生的长剑压住。冷虹生使开长剑，初时还见招拆招，守得甚是严谨，二十余招后，剑势被对方快刀逼住了，只觉自己浑身的功夫使不出来，才知对方的武功非同小可。但他牛性子上来，什么也不顾，咬紧牙关，将自幼练起、练了几万遍的一套画龙剑法使将开来，虽无反攻之力，却还勉强招架得住。

傅志锋等人久闻栖霞庄画龙剑法是当世武学中数一数二的厉害功夫，这时，见李达稳占上风，一柄刀寻隙抵暇，着着争先，足下又行云流水一般，飘逸潇洒，不由喜动颜色，均想：人言实不可信，说什么画龙剑法如何如何厉害，瞧这小子使来，也不过如此。傅志锋咧开大嘴笑道：“奶奶的！老子今日才知道，什么画

龙剑法，简直是画虫剑法！哈哈！”

冷铁英的弟子周天骐、史天骧、茅天骏面面相觑，又一齐向师父望去，盼他出言让冷虹生退下，以免为敌所伤。冷铁英板着脸，心中甚是悲怒。这画龙剑法是自己仗之成名的绝技，岂可容人放言嗤笑？门下三弟子，任谁上去，三十招内都可将李达击败，偏偏儿子要逞强出头，功夫不到，剑法上的威力发挥不出三成，再斗下去，定是个有败无赢的局面。冷铁英看着儿子将一套飘逸灵动的家传武功使得乱七八糟，心中又急又恨，却始终不发一言。

李达与冷虹生已斗了六十余招。他一刀撩开对方的长剑，左手食指倏地戳出，径取冷虹生右眼。这一招迅捷无比，冷虹生回剑削他手指。李达手指略歪，避过利剑，底下飞起一脚，砰地踢中冷虹生右胯。冷虹生站立不住，蹬蹬蹬连退三步。傅志锋等大声喝彩。

李达退了一步，抱刀含笑道：“承让！”转身走回去。那冷虹生输了招，呆了呆，一咬牙，怒道：“哪里走？”飞身跃出，一招飞龙冲天，剑光霍霍，刺向李达背心。

冷铁英大喝：“住手！”冷虹生这一剑挟怒刺出，已收不住势。李达不知冷虹生会施偷袭，猛听脑后风声飒然，转身已然不及，百忙中回刀一架，总算将来剑架住，但左肩挨了冷虹生一掌，前冲五步才拿住桩。

冷虹生偷袭得手，哈哈大笑：“姓李的，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掌，大家扯个平！”

这一掌打得不轻，李达回过身来，只觉半边身子都麻了，阴着脸道：“冷庄主，恭喜你养了个好儿子！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傅志锋那伙汉子更是纷纷出言讥讽：“栖霞庄耍赖的功夫当世无双！”“冷家父子是暗算好汉，诡计英雄！”“画龙剑法第一招

便是暗箭伤人……”

耳听对方的百般羞辱，冷铁英纵是满腔怒火，但其过自己一方，也做声不得。周天骐等三弟子也都讪讪的，在心中责怪冷虹生不该偷袭于人。

冷虹生却得意洋洋，他面对众豪叫道：“有胆子的过来与小爷在剑上见个高下，徒逞口舌之利，算什么……”

他话未说完，只觉手上一轻，长剑已不知去向，转头一看，父亲满脸铁青站在面前，手上正擎着自己的剑。

冷铁英右手一抖，喀的一响，夺自儿子的长剑拦腰震为两断。他左手陡出，揪住儿子的领口，抡起右掌，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暴声喝道：“你这孽障！给我跪下！”

冷虹生挨了两下巴掌，眼前金星乱冒，脸颊火辣辣的，嘴里一股血腥味，大惊之下，更摸不着头脑：“爹爹，你……”

“你跪下！”

冷虹生见爹爹如此凶恶，心里虽怕，嘴上还不肯服软：“跟这种江湖上的下三滥，讲什么武林规矩？他们口中不干不净，岂是正派人……”

冷铁英在众目睽睽之下，哪有功夫跟儿子说理，出指如风，点了儿子的哑穴，令他说不出话来：“输了就输了，你怎敢向人偷袭？你丢尽了人，还不知错？”底下横扫一腿，将冷虹生踢倒，足尖顺势点住他膝上伏兔穴，令他起不来，这才转过身，向李达施了一礼，道：“犬子顽劣，得罪了李兄，冷某惭愧无已。李兄，这孽畜就在这里，请李兄责罚！”李达等想不到冷铁英毫不护短，竟会当众责打儿子。一时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才好。他们与冷铁英本无仇隙，只是听人说冷铁英如何的不堪、如何狂妄，这才纠合前来生事。

傅志锋上前一步，翘起大拇指：“好！冷庄主，你行事光明，

老子也不含糊！你与我们确是无怨无仇，我也不瞒你了。有人说你夺朋友妻室，谋害师弟，做下种种叫人齿冷的歹事。这里都是响当当的好汉子，你说一句：是有，还是没有？”

冷铁英暗道：果然是他在作祟！便笑一笑道：“傅寨主，各位朋友，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我那李啸师弟的？”

傅志锋一怔，脱口道：“你怎知是李啸？”

冷铁英含笑道：“多年前，师弟李啸跟我生了误会，一怒出走，至今已十八年了。我好生记挂他。还请傅寨主给我李师弟捎一句话：世间没有解不开的仇怨，我与他情同手足，盼他来栖霞庄一聚。”他顿了顿，又道：“我冷铁英行事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江湖道义，倘若无意间有得罪朋友之处，该责该罚，冷某决不闪避。各位朋友远来是客，请移驾敝庄，也好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傅志锋与同伙小声商量了几句，又看看冷铁英，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过了片刻，一位身穿褐衫的高瘦汉子越众而出，抱拳道：“冷庄主，在下罗文镜，久闻冷庄主武功卓绝，是当世武林难得一见的高人，故慕名前来，斗胆请冷庄主赐教几招，既可让我们哥儿几个开开眼界，又可全了我们的朋友之义。不知冷庄主可能俯允？”

这番话已不带一点敌意。冷铁英待要应允，只怕打败了他后，别人还会接二连三上来挑战。武林中人良莠不齐，心胸狭窄的即便是比武输招，也会耿耿于怀，记恨一辈子；待要推诿，但见对方意诚，又难以回绝。他好生作难，一时沉吟不答。

大弟子周天骐小声道：“师父，让我先跟他斗一场如何？”

周天骐是冷铁英门下首徒，在武林中已有不小的名气，让他出阵，冷铁英没什么不放心的，但罗文镜多半会不乐意。他目光一转，已有了主意，笑道：“罗兄的三十六路断魂刀与七十二式催命爪是罕见的绝艺，在下自愧不如，不敢与罗兄过招。这样吧，

我生了几斤蛮力气，伐几棵树博众位一笑如何？”

罗文镜是蜀中大豪，外号便叫断魂催命。他见对方一口道破自己的武功家数，又是得意又是吃惊。冷铁英道：“各位请看。”他左臂向后横掠，砰的一响，手掌劈在身后一棵碗口粗的树上。那树的上半截便平平飞出三尺。紧跟着脚步一错，左一掌，右一掌，每一掌劈到，便有一树断为两截，哗啦倒地。一时绿叶飘飞，泥沙腾空，惊得林中飞鸟四下里乱飞。

罗文镜等一千人看得挤舌不下。这肉掌伐树的功夫，若无惊人内力为根基，哪里办得到？罗文镜心想：幸好不曾与他动手过招，这一掌若是劈到我身上，定是个肉碎骨断的局面！

冷铁英一气劈倒五棵树，掸了掸身上的浮灰，笑道：“这是不上名堂的功夫，各位见笑了！”

那傅志锋奔过去，看树桩的断茬上正有液汁渗出，又歪着头看了看冷铁英：“好家伙！好家伙！老子……老子……”忽地奔了回去，粗声道：“快走！快走！这个抱不平老子打不了，别赖在这里丢人现眼啦！”

李达、罗文镜等一齐向冷铁英拱手，说声“告辞！”转身都走了。

待众豪走远，史天骥、茅天骏忙将冷虹生解开穴道，扶了起来。周天骥道：“师父，咱们回庄吧！”

冷铁英转过身来，见儿子双颊红肿，两目含泪，心中一软，道：“学武之士，艺不如人，也没有什么。谁是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武功盖世的？输了招，不服气，就该平时下苦功练。我今日当众打你，是要叫你记得：栖霞庄的人，宁输招不输理！栖霞庄的门人弟子，与人比武过招，不许使用偷偷摸摸的手段！你懂了么？”

冷虹生穴道被封，倒卧在地时，只觉羞恼难当，当下听了父

亲的话，心中气恼，硬挺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暗暗道：“我晓得你一向不待见我。我笨，我没用，我本性卑劣，无论做什么都不会称你的心！”跟着想到母亲早死，父亲娶了后娘，自己一向没人疼，没人爱，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急忙低下头，不让父亲及师哥们看见。

冷铁英叹一口气，道：“都回去吧！”便转身先走了。

茅天骏不见冷虹生跟上来，回头一看，见他犹伫立原地不动，忙奔回到他身边，拍拍他肩头：“虹生，跟我回庄去。”

冷虹生道：“茅三哥，你不用管我。”

茅天骏说：“那不成！若是那帮人去而复来，太危险了！你没听师父说吗？那是李啸在暗中捣鬼。”

冷虹生道：“茅三哥，你倒说说看，那李啸既与我爹爹有同门之谊，究竟为了什么反目成仇？论辈份，我们原该叫他师叔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只听爹爹说他如何如何不好，我爹爹看人的眼光……哼！”

茅天骏道：“这是上代人的事，管他作什么？我也不知其详。他与师父作对，那定然是他不好，还用得着多问吗？师父是名闻天下的江南大侠，一生行侠仗义，武林中谁人不敬？李啸自己不露面，挑唆旁人来生事，仅此一端，便可看出此人心术不正，不是英雄好汉的作为！”

冷虹生哼了一声，道：“既然李师叔人品不好，适才那帮狗贼为他张目，爹爹为何还再三容让？”他摸了摸犹在作痛的脸颊，忿忿道：“我就是不服气，跟这种人讲什么江湖规矩？”

茅天骏笑道：“这就是师父之超人一等的涵养工夫了。方才，我也在心中怪师父太过度谦让，那个什么飞鹰寨的傅志锋骂得多难听呀。师父常说，武林中蛮不讲理的无赖泼皮历代都有，若与这干人顶真，没的自跌身份。像今日这帮人，来势汹汹，

若真要动手开打，咱们自也不怕他们。但今日将他们打跑，彼此结下梁子，日后便多了无数麻烦。师父这般处置，既占住身份，更不伤和气，那是再圆满不过的了。师父打了你，那也是情势所逼。咱们栖霞庄不能叫江湖上说一句闲话，是不是？”

这番话入情入理，冷虹生气消了大半，便随茅天骏回庄去。

栖霞庄在栖霞山下，庄外有一口大水塘。其时正当初夏，塘边草密树多，似一圈绿色的屏障将水塘团团围住了。塘里新荷展叶，迎风摇曳，蛙声如鼓，群鱼唼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正拿着小网兜在捞塘边水草丛中的虾子。茅天骏、冷虹生认得是庄里的佃户王老四，便过去打了个招呼，又端起他的竹鱼篓，见里面只有十数只活蹦乱跳的小虾和三四条小鲫鱼。

茅天骏笑道：“老四叔，你家养了猫么？尽捉些毛鱼毛虾。”

王老四笑道：“茅三爷取笑了。我穷得丁当响，哪还养什么猫狗！老汉嘴馋，想弄些鱼虾开开荤，哪知手气不好，老半天才捉到这么点儿。”

正在此时，水面上泼刺一下，一条尺把长的鲤鱼露出半个黑脊，又沉入水底去了。冷虹生一下子兴致来了，说：“茅三哥，你先回去，我要在这里洗一洗，方才出了一身汗，身上臭烘烘的。”

茅天骏知他最喜捉鱼摸虾，也不阻拦，只说：“水还凉，你自己当心些儿。我先走了。”

等茅天骏一走，冷虹生脱了衣裤，露出一身白肉，笑道：“老四叔，你别走，我帮你捉条大鱼。”

王老四笑道：“你是大公子，为我一个穷老汉捉鱼，怎么当得起？不是折我寿数么！”

冷虹生道：“当得起的，当得起的。你等着！”他下到水边，先撩水将胸口打湿了，慢慢趟入塘中。待水没到胸口时，长吸一口

气，一个猛子扎下去，两手在水底摸来摸去。他在这口塘里嬉水摸鱼，不知玩过多少次。塘底哪里深，哪里浅，哪里有个树桩头，哪里有块大石头，哪里有个洞壑，尽皆了然。他先摸到个大蚌，丢开了，又摸到一条巴掌大的鲫鱼，仍不满足，交在左手捏住，立意要摸条大鱼再上去换气。摸了一阵，偏偏摸不着，时刻已久，再憋不住气了，只好双足一蹬，浮出水面来，换了一口气，叫道：“老四叔！接住了！”正要将手中的鱼往岸上投去，岸上已不见了王老四的影子。他两足踩水，转头四顾，又是一奇，只见西首岸上草丛中，一个白袍中年汉子，抱膝而坐，正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这汉子剑眉星眸，三绺清须，形貌甚是清雅，手中捏一把纸折扇，慢慢站起身来，小心拈去白袍上的一片草叶，笑道：“小哥好水性呀！”

冷虹生向他一笑，慢慢游回岸边，心中纳闷：这是谁呀？瞧上去恂恂儒雅，倒像一个学究。爹爹老说要请一个塾师教我念书，莫非就是他？这一想心中发慌，急忙跳上岸来，把鱼往草地上一丢，便去寻自己的衣裤。

那儒士踱过来，道：“你的衣服在我这里，快穿起来，小心着凉。”说着，便将衣衫往冷虹生身上披。

冷虹生见他神态亲切，不像原先那个爱用木尺打手心的先生，胆子大了些，急忙穿上衣裤，向那儒士行礼道：“先生是……”

儒士含笑道：“你叫虹生，对不对？这么大了，还跟小孩子一样。”

冷虹生脸一红：“我，我是在洗澡，有条鱼自己撞到我手里来了……”

儒士道：“你跟你母亲长得很像。你还记得你母亲么？”

冷虹生吃了一惊。他刚生下三日，母亲便去世了。在他想

象里，母亲应该是个英姿飒爽的女侠，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他长得酷肖生母。他心下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

儒士叹了一口气，幽幽道：“你母亲已去世十八年了。你今年十八岁，是不是？”

冷虹生点了点头，问道：“先生，你可是我父亲请来的塾师？先生怎么会认得先母？”

儒士哑然失笑，说：“我怎么不认得你母亲？你母亲秦芍露，当年……唉！岁月如流，过得真快，你已经这么大了。你母亲若泉下有知，不知会有多高兴呢！她的命太苦了！唉——”

冷虹生心中一酸，不知不觉中，对这陌生人生出一种亲近之意，仿佛这人是自己的长辈。

儒士又道：“虹生，你后娘对你怎样？可不可以告诉我？”

冷虹生一时难以回答，后娘马氏倒从来没有骂过自己一句，平日嘘寒问暖的也十分关心。他想了想，说：“后娘待我甚好，从不打我骂我，但后娘总是后娘。”

儒士深深点头，说：“我明白了。她待你再好，你总不能拿她当亲娘，她也没法拿你当亲生儿子，是不是？”

后娘虽贤，究竟不是亲骨肉。不像妹妹冷灵芸是后娘所生，后娘要她做女红，她拿剪刀把衣料剪坏了，后娘对她又打又骂，还罚她饿饭，纵使如此，事后灵芸照样可扑在母亲怀中撒娇。而自己见到后娘，那就只有恭谨，无形中总是隔了一层。于是，他黯然应道：“是这样的。”

儒士又道：“你那个……爹爹教不教你武功？他的画龙剑法如今在江湖上名头好响呢！”

冷虹生这才发现，儒士是头一次提到自己的爹爹，看来此人不是请来的塾师，他会是谁呢？到了栖霞庄，怎么又不进庄？

“还没请教先生尊姓，家父就在庄里，晚辈先去通报一声。”

儒士伸手拦住了冷虹生：“不必！我不打扰冷铁英了。我……姓季，你看那边谁来了？”

冷虹生一抬头，顺他手指方向看去，却没见到人影，回头一看，吓了一跳，那儒士已无影无踪，竟如钻入地里或融入空中一般，毫无踪迹可觅。

冷虹生这才明白，这位与自己说了半天话的儒士武功高得出奇。他心中既纳闷又欢喜，想自己运气不坏，竟能与一位大高手攀谈多时。这位季先生究竟是何来历，他还会与自己见面么？

冷虹生伫立塘边，出了好一会神，才回庄去。

回到家中，他本想向爹爹问一问季先生的来历，见爹爹正在客厅中陪客人说话，三个师哥也侍立一侧，便赶紧转身，不料已被爹爹看到，叫道：“虹生，进来见过许老伯！”

冷虹生不得不低头走进，斜眼一瞥，客位上坐着一个锦衣矮胖老者，一张紫膛脸上疙疙瘩瘩尽是小疱，鹰眼狮鼻，相貌威猛。只听得爹爹说道：“许大哥，这便是我那不成器的小犬虹生。虹生，这位是太湖洞庭山卧波庄的许老英雄，一身水陆功夫世所罕见。爹爹平日常跟你说的！”

冷虹生上前拜倒。姓许的老者忙笑道：“贤侄快起来，快起来。我正与你爹爹在说你呢。冷庄主，你好福气呀，生了这么个好儿子！”

冷铁英笑道：“好什么？这么大了一点不懂事！文不文，武不武的。我真不知拿他怎么办才好。适才傅志锋那伙人来向我挑衅生事，他就险些给我惹麻烦。”

冷虹生见爹爹当着客人的面揭自己的短处，不禁面红过耳，气恼地叫：“爹爹！”

冷铁英道：“怎么？你还不让我说你？你此刻倒怕丢人啦？许老伯又不是外人！”说着脸就沉下来了。

冷虹生负气道：“爹爹在上，孩儿怎敢？我是没用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尽给爹爹惹麻烦。爹爹打我骂我，都是为我好。此刻孩儿就去面壁思过！”说了，转身便走。

冷铁英哪会听不出来，儿子句句是反话，当着客人的面，只能强压怒气，向客人笑道：“许大哥，我这小犬缺心眼儿，你老见笑了。”

客人没看出来，笑道：“哪里？这孩子很好嘛！冷庄主，我这回来贵庄，有件为难的事与冷庄主商量。”说到这里，他敛了笑容，目光不经意地向侍立两旁的周天骐等人一扫。冷铁英何等机警，马上说：“天骐，你们都出去。倘有客人来，就说我不在家。”

周天骐等退了出来，茅天骏反手将客厅的门合上，对周天骐说：“大师哥，这位许老英雄是何来历？我怎么没听师父说起过。”

周天骐道：“这位许老英雄名公伯，与师父倒无什么深交。但他的师弟黄石山昔年在江湖上可大大有名，人称‘鬼见愁’，一身暗器功夫出神入化，曾与师父有八拜之交，可惜天不假年，七年前一病而亡。我看这位许老伯眉眼含愁，怕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来寻师父帮忙。”

史天骥道：“师父名声太大，总也不得安宁。才送走一批瘟神，又来了一位贵客。也只有他老人家最喜救人济难。但话又得说回来，像我等武艺不精，纵有任侠济世之心，也是徒然。”

茅天骏道：“二师哥这话不错。像今日那帮瘟神，若是师父不在，那就难以应付了。”

周天骐深深点头：“正是。师父待人接物、处世立身的学问，高深得很呢！够我们学一辈子的。噢，虹生呢？适才我真为他捏一把汗。他也太不懂事了。天骏，你可得看住他，这几日师父